

·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

江城打黑

吉林、桦甸“4·15”系列暴力犯罪案侦破纪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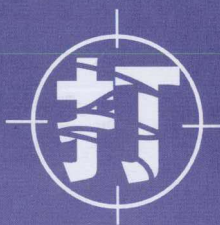
季春
著

本书以
纪实文学
手法详尽致
地描写了吉林、桦
甸警方侦破“4·15”系
列涉黑涉枪严重暴力犯罪案
的全过程。

群众出版社

•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

江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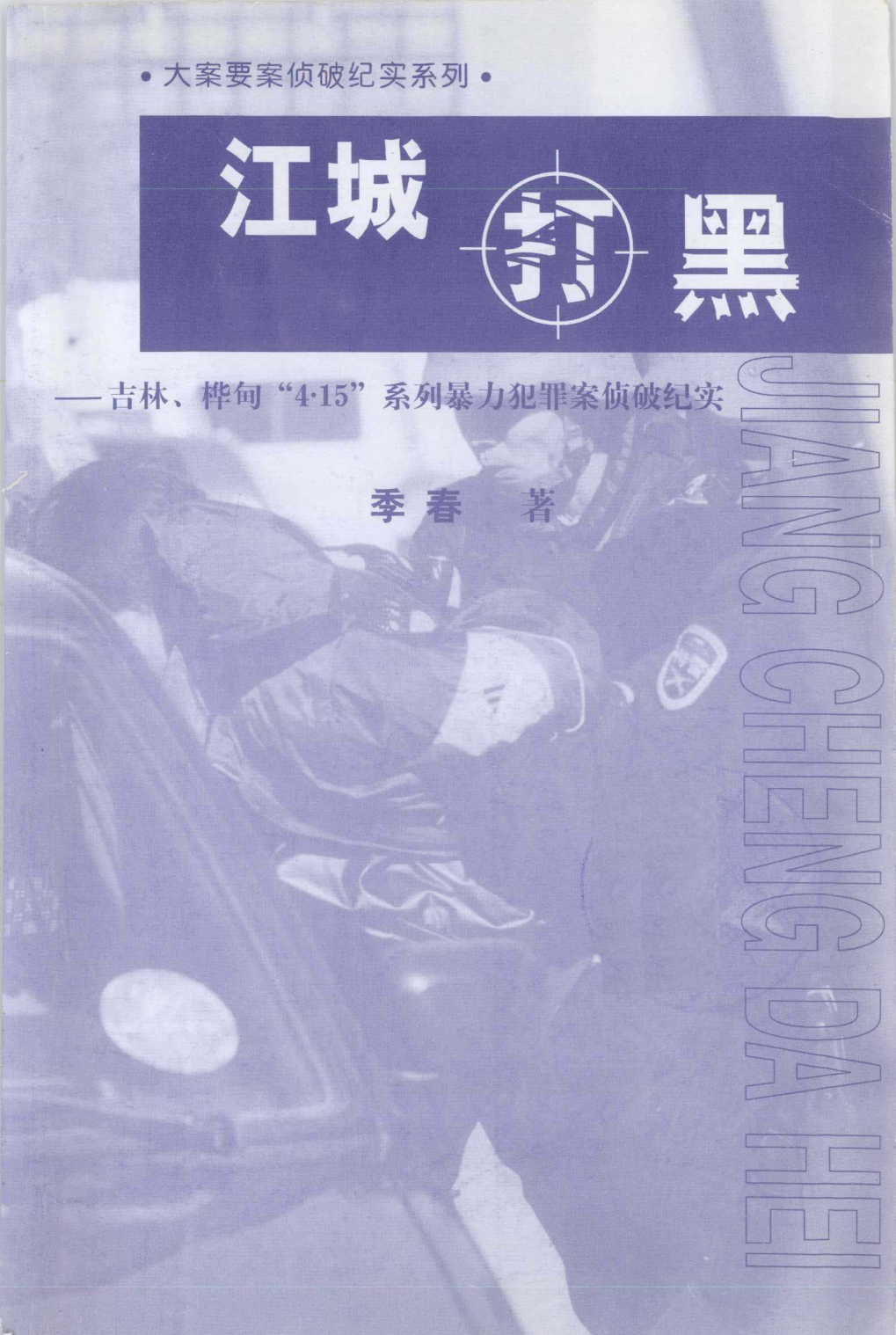


黑

——吉林、桦甸“4·15”系列暴力犯罪案侦破纪实

季 春 著

JIANG CHENG DA HEI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江城打黑: 吉林、桦甸“4·15”系列暴力犯罪案侦破纪实/季春著. -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01.1

(大案要案侦破纪实系列)

ISBN 7-5014-2355-5

I. 江… II. 季…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79385 号

江城打黑

著 者: 季 春

责任编辑: 张 蓉 王志祯

封面设计: 紫薇瑞星

摄 影: 刘永生

责任印制: 连 生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 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 编: 100078

印 刷: 北京公大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插页 4

字 数: 218 千字

印 张: 10.37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2355-5/I·961

印 数: 5001 - 8000 册

定 价: 18.00 元

群众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群众版图书, 印装错误随时退换。

谨以此书献给
吉林、桦甸两级公安机关参与侦破“4·15”
系列涉黑严暴案件的全体刑警们！

目 录

第一章	天马大厦的神秘来客	1
第二章	国税分局局长被乱枪打死	6
第三章	死者是谁?	16
第四章	杀手是什么人?	29
第五章	医院里的一幕	47
第六章	神秘杀手到底藏身何处?	57
第七章	尔虞我诈	63
第八章	午夜行动	71
第九章	重要线索	85
第十章	社会毒瘤	94
第十一章	闪回的凶残一幕	108
第十二章	乱刀砍死三花子	119
第十三章	报复骤然升级	125
第十四章	赵五毙命在繁华闹市	136
第十五章	深挖余案	142
第十六章	火烧“月亮楼”	156
第十七章	双管齐下	165
第十八章	追踪到天涯海角	171

第十九章	偷渡台湾?	178
第二十章	一封信泄露“天机”	185
第二十一章	抓捕杜世平	197
第二十二章	追查! 追查!	205
第二十三章	“王金阳”浮出水面	212
第二十四章	紧急北上齐齐哈尔	219
第二十五章	两名杀手落网	226
第二十六章	大案前的准备	237
第二十七章	蒙在鼓里的情人	245
第二十八章	第一次行动失败	253
第二十九章	转战巴蜀	263
第三十章	山重水复疑无路	277
第三十一章	穷追不舍	286
第三十二章	暴力袭警的疯狂“表演”	294
第三十三章	辉煌的结尾与开端	301
第三十四章	重拳出击	308
第三十五章	打黑没有穷期	314

感谢生活

——一个采访者的随笔札记	322
--------------------	-----

第一章 天马大厦的神秘来客

1999年4月15日。东北边陲城市桦甸。

打开九十年代中期出版的500000:1中国地图,你会看到在“鸡头”处蛛网状的铁路交通线中有一条蜿蜒延伸的铁路大动脉,这就是人们熟知的“吉沈线”。从吉林市向东南方向移动,至一个叫烟筒山的三等小站,又有一条支线岔出向长白山区延伸开去,一路向东,途经桦甸市,终点叫做白山镇。这一带因盛产东北三宝和“抗联”而闻名于世,不过那是老皇历。桦甸原本是长白山区一座鲜为人知的农业小县,人口仅二三十万。进入九十年代以后,当产业开发、旅游业好像龙卷风一样猛然冲击着中国古老的城市和乡村时,小城也展现了奇迹与风采,一跃而撤县设市。给桦甸市带来经济大繁荣的不是原始农业,不是掠夺式开采的林业,而是开发绿色旅游和矿产的巨大资源——国有大型企业白山水电站和夹皮沟金矿。

一进入桦甸大街,虽然没有大都市的色彩和喧嚣,却也处处不乏现代化的生活气息,其中最抢眼的当数白山水电站那犹如银行帝国一般坚固豪华的摩天大楼和与之毗邻的天马大厦。

黄昏前17点左右,正是下班高峰。铅灰色的穹窿下,阴霾遮日,细雨潇潇,令人沮丧。高寒山区的四月上旬总是这样。大街与楼群间,一潭潭浑浊的雨水越积越多。空气中没

有一丝寒意——反倒潮湿闷热，像是预示着一种咄咄逼人的凶兆。

停在桦甸车站上的列车忽然惊天动地地吼叫一声，附近蜿蜒起伏的崇山峻岭、郁郁苍苍的茂密森林、气流滚动的阴沉天空，都强烈地回应着火车的鸣叫。火车开动了，呼哧呼哧沉重地喘着粗气，出站就开始爬坡，这趟穿行在林海雪原中的钢铁庞然大物仿佛也预感到某种灾难的征兆，那喷吐出一股股浓烈的黑烟，渐渐形成一个隐隐约约的巨大问号，神秘莫测地书写在远天下，飘散在乍暖还寒的土地上……

一辆宝石蓝色“宝马”轿车从一条小巷驶出，穿行在人民路上。车里坐着四个年轻人，三人蓄着老娘们头留着老爷们胡，一个秃头，另有一个就是毫无特点的司机。

没有人说话。

驶过转盘广场，进入桦甸大街。大街上车水马龙，人群熙攘，一片身披雨衣的骑自行车人和湿漉漉灯的海洋，风雨并未惊扰这座东北边陲城市即将开始的夜生活。

“停一下。”

前排副驾驶座上的长头发青年指了指路边。司机立即减速，左打舵，停在街旁。长头发下车钻进一家食品店。车上的几个人注视着雨水流动的窗外。大街已经变得空寥。片刻，长头发走出来，手里多了三四个鼓鼓囊囊的塑料方便袋，里面是猪头肉、鸡爪、鸡块、炸鱼、花生米和啤酒之类的东西，上车后扔在后排座空隙处，“开车！”

几分钟后，宝马停在位于桦甸大街中段的天马大厦附近，不动了，也没有人出来。有人在黑暗中点上烟，车里面几双目光闪闪烁烁望着外面。在桦甸，这座大厦相当于北京的“京伦

饭店”或上海的“锦江饭店”，通常，一到这个时间就人来车往，热闹非凡，可是眼下由于风雨，夜幕下的台阶下面除停放了一溜轿车外，显得格外空旷寂静。大街偶尔有车驶过，溅起一片白花花的水珠。这几人既不像来吃饭，也不像在等人，他们究竟来干什么？当然只有他们自己和天知道。

大厦自上而下竖镶着的每个两人高的“天马大厦”金色大字滚下的水滴成了流儿。透过它自身楼内射出的灯光可以依稀看到雨帘被映照出迷离的七彩暗光……副驾驶座上的长头发向车两侧望了望，回头对后排座三个人中的一长发一秃头说：

“小军，你俩去吧，记住：狠点‘剋’！完事我们在围墙后边等你们。”

后面车座上的两人年轻人点点头，面容凶狠，各自推开两侧车门钻出来。

轿车重新启动，悄然滑进大厦后面围墙的暗影里停稳。

下车的年轻人穿着风雨衣，身材高大，魁梧结实，各戴一顶黑色旅游帽，压得很低的长舌帽沿遮住大半张脸。两双兀鹰般的眼睛闪着犀利凶狠的目光，他们一人拎了个二尺多长的蓝色革兜，一人插在风衣口袋里的手紧握着大口径转轮手枪，向不远处的天马大厦走去（他们的身上和兜里藏着两长一短三支枪）。军用水鞋在雨水中发出沉重的声响。此时是17点20分。

来到大厦外，他们闪电般窥视周遭，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推门而进。一楼大堂内温暖如春，透过巨大的玻璃隔墙可以看到另一边大餐厅内一圈圈吃喝的人头和穿梭其间忙碌的服务生。几乎所有的人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不速之客，两个

年轻人直奔电梯，一人掏出左手，按动号码。

紧闭的门洞开，两人闪身而进。

电梯正在上升，有手机打进电梯，话筒里响起一个男人压低的声音：

“小军，有没有？”

“没有。”接电话的年轻人说。

“上楼看看。”

“知道。”

“记住，一定要在电梯里‘剋’！”

“明白。”

几句对话过后，对方压得更低的声音突然寒冷如冰：

“今晚说什么也要‘剋’死他们！”

“放心吧。”

“不行的话，半小时后你们就出来。”

“为什么？”

“我进去找个眼线。”

“好吧。”

“咔嚓”一声，通话人挂断了电话。

与此同时，在天马大厦七楼 706 号房间内，一个满脸横肉、身材壮硕的中年人也在打电话。另一个比他年龄稍大的中年人躺在沙发上看当地电视台播放的《西安大追捕》电视剧。像所有标准间一样，屋里有两张席梦思，一张写字台，铺着地毯，床头灯亮着。几分钟后，打电话的中年人放下电话，回头看了看电视和身后抽烟的中年人，横肉中绽出一丝似笑非笑的神色，从茶几上抽出一根中华烟，咬掉屁股叼在嘴上，顺手摸起打火机。

那个人问：“二愣，老董啥时候来？”

叫二愣的人眯眼点燃吐出口烟，停了停，无所谓地说：“过来了，还有一个人。”

“谁？”

二愣不再说话，起身在烟灰缸里按死只抽了几口的那根烟。走到窗口朝下看了看。

“走吧，咱也下去。”

说着，他们开始穿衣服，准备下楼。

外面阴雨的天使走廊的灯光很暗。房间里却异常明亮，各楼层都有服务员值班。

此刻，那两个神秘的年轻人正在大厦内四层至十二层的电梯里上上下下，来回升降。时间已经到了17点45分。手机再响，那个叫“小军”的年轻人再次接听。

“小军，怎么样，有没有？”

“没有啊！”小军有点急。

“那你们马上下来吧。”

“不‘剋’啦？”

“我进去问问怎么回事。”

“好吧。”

“咔嚓”一声，通话人再次挂断了电话。

第二章 国税分局局长被乱枪打死

17点50分。

两个穿风衣的年轻人闪身出了天马大厦，跳下台阶，大步跑到围墙后面钻进黑暗的轿车里。等在车里的那个长头发感到紧张和困惑：怎么回事？二愣和大愣他们肯定住在706房间里，现在又是吃饭时间，咋没下楼吃饭呢？两个面无表情的年轻人把那个革兜放在后座上，满腹狐疑地问前排座的长头发：“小东，事儿是不是‘漏风’了？”

“不可能，这事除了强哥他们和咱们几个，其他人谁也不知道。二愣也不是神仙，脑后又没长眼睛。”那个叫“小东”的人相当自信，一直盯着大厦门口，言外之意是：“他怎么能算出来自己大难临头？”他说：“再等等！”

“他们肯定在里面吗？”

“肯定。”

“那怎么不坐电梯下楼吃饭呢？”

“×他妈，不知道咋回事！”

几个人低语了几句话，几双眼睛加上司机的目光一齐盯向车窗外，不再说话。

少顷，桦甸大街最高层的建筑物楼顶响起6下洪亮的钟声。雨幕下，似乎钟声也有点湿漉漉的。正这时，有一辆红色奥拓出租车自东向西而来滑入天马大厦门前。藏匿在宝马车

里的几个人目光不由一齐射过去。车门开处,只见出租车里下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中年人走进大厦,其中一人边走边掏出手机打电话。

就在那两个人进入天马大厦的瞬间,宝马车里的“小东”手指那两个中年人的背影对刚才进入大厦的两个年轻人说:

“他们可能是二愣请来吃饭的,你们记住:二愣和大愣长得就跟他俩差不多,像肉滚子似的,一会儿进去看见他们,就给我开枪往死揍!”

已经进入大厦的那两个中年人当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此时此刻那辆静静停在附近黑影里的“宝马”几分钟后将给他们带来致命的灾难!

几分钟后,那个叫“小东”的人等得有些不耐烦,决定亲自下车进去偷偷问问咋回事。他钻出宝马,也进入了天马大厦。

天马大厦的一层是金碧辉煌的总服务台,右侧是富丽堂皇能容纳百余人同时进餐的大餐厅。二、三层则是别有洞天、风格迥异、集餐饮娱乐于一体的 KTV 包房。四层以上才是住宿的标准客房。七楼 706 房间那个叫二愣的人接到楼下打来的电话,知道客人已经到了,就招呼他哥大愣一起下楼。二愣出门前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支沉甸甸的小口径手枪,往肥乎乎的裤兜里一塞,出门后将门锁上,又用力推了推,确认锁死,才和另一个中年人乘电梯下楼。

这座大厦,二愣熟悉得就跟自己家一样。自从发迹当了洗浴中心老板,他就长期在这里包租了七楼 706 房间作为临时休息之地和用于其他用途。到了三楼,电梯门一开,二愣没理吧台小姐,径直走进 310KTV 包房。

天花板上六盏紫红、碧绿色珠花吊灯闪着柔和的光,将包

房内服务小姐微笑相迎的脸衬托得更加迷人可爱，四周墙壁镶着雕花图案板，十八盏造型别致的壁灯是法国灯具公司生产的精品，而厚厚的新加坡天鹅绒窗帘和光洁如镜打蜡地板上铺着的意大利名贵地毯，则充分地显示出这座大厦在桦甸的至尊地位。

一排鲜花在窗边散发出阵阵扑鼻的芳香。

里面已经就位的两个中年人一见二愣他们到了，急忙站起来相迎，二愣热情又不失随便地边跟他们握手，边寒暄着、礼让着，由于都是熟人，虽然身份不同但地位不分上下，落座时，二愣拉住其中一人往中间的位子让：“来来来！老董，你坐这儿。”那个叫老董的人半真半假地说：“我可不坐那儿，我坐这儿就行。坐那儿得掏钱，还是你坐吧，当老板的不坐那儿谁敢坐？”几个人哈哈一笑，就随便坐了，二愣扭头对包房内站立服务的小姐吩咐：

“上菜吧！”

就在这时，那个幽灵一般跟着闪身进入大厦的“小东”正在一楼大厅里跟一个身穿保安服装的年轻人在小声询问着什么，保安摇头，后来又点头。不一会儿，“小东”又匆匆返回宝马轿车。总服务台一侧，那个保安拿起电话，一连打了好几次。仅仅三分钟不到，宝马车里的小东手机就响了，他按了一下，把听筒贴近耳朵。

话筒里传来一个年轻男人轻轻的声音：

“小东，他们在三楼。”

“几包？”

“310。”

“好，没你事了。”

然而，刚刚关机，“小东”似乎又想起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忘问了，又重新开机，按了一组号码。这次接电话的是个女声，“小东”让她找保安小吴。俄顷，小吴接电话：

“谁呀？”

“我，小东！喂，他们几个人？”小东问。

“不知道。”

“你再问问，是不是四个，他们是现在就吃还是等人？搞准了。”

“好。”

片刻工夫，对方就打听明白了，手机再响时，回话说：“是四个。正上菜呢。”

“小东”脸上露出一丝淡淡的凶狞之气，没作任何回答，关掉手机。

“这回去吧，”他扭头对穿风衣的两个年轻人说，“电梯里不行了，他们正在 310 吃饭，你们干脆就直接到那儿去‘剋’吧，记住：狠点‘剋’！其他不变，完事我们在这等你俩！”

两个穿风衣的人二话没说，拎起兜，再次推开车门钻出去，冲上大厦。

天马大厦 310 包房内，一大桌酒菜已上齐。

“来来来！”坐在主位没穿外衣的二愣打断大家的闲谈，看着其他两人也脱了外衣，举起酒杯，一开口，声音沙哑，“来，闲谈暂停，哥几个先见见底儿！”

恰在这时，那两个年轻人忽然推开 310 包房门，犀利的眼睛闪过靠门站立的服务小姐落在举起酒杯的四个人脸上：“请问，谁姓董？”

背对门口的老董转身站起：“我姓……”

说时迟,那时快,问话的年轻人还没等回答的人说出那个“董”字,倏地就从风衣里拽出一支黑森森的德国双筒霰弹枪,目露凶光,铁青着脸,“呼咚——”就是一下子!紧接着,另一个年轻人的转轮手枪也连连爆响:

“砰! 砰! 砰!”

这种德国双筒霰弹枪,威力巨大,杀伤力像小炮一样,一发共32粒,着弹直径可达一米五。眨眼间两支枪几乎同时发射,连声震响,紫色烟雾随同火舌一起从枪管喷发。

一切都来得过于突然和凶残,一片霰弹撒向咫尺之遥的4个喝酒人。

喝酒的人根本来不及作出任何反应,那个站起身的老董还没有闭上眼睛即被霰弹呼啸着从前胸射入,从后背穿出,贯透了胸膛,巨大的冲击力和火焰将他掀翻到墙上又被弹了回来,栽倒在地,当即死亡。杀手本是来找二愣兄弟寻仇,见他应答,又见他“长得跟肉滚子似的”,以为他就是他们要杀的人,便将他作为主要攻击目标进行重点打击! 可怜老董至死也没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即被年轻人一顿乱枪击毙! 打死了老董,两个年轻人并不善罢干休,紧接着,他们手中那两支杀伤力极强的枪将一颗颗高速旋转的金属弹从枪管中继续喷出去,刹那间形成一条黄、绿、红、灰交织的血线烟幕带,从两个方向喷溅而出。

密集的枪声在包房内炸响时,又一个中年人发出惨叫,双手情不自禁捂在脸上,在应该长眼睛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骇人的血窟窿,他一头栽倒在地。

顷刻间,弹雨铺天盖地,枪声震耳欲聋,呛人的火药烟雾让人什么也看不见,包房里顿时乱成一团。站立一侧木隔子

里的服务小姐完全出于本能，失声尖叫着逃出门去，丰盛的酒菜霎时被打得汤水乱溅，碎片横飞，火星直冒。四个人有的仰面重重栽倒，有的倏地钻入桌下，可怕的是两个似乎从天而降的杀手举着霰弹枪，边向前边缩动枪管，继续照着杯盘狼藉、东倒西歪的桌面下连连开火。惨叫声撕心裂肺，中弹的人弓着腰无处可逃，犹如一团团火球在浓烟中翻滚。

如果说有人间地狱的话，此刻这间包房就是人间地狱。

突遭枪击的4个人正经历着地狱之炼，幸好残存的一点点神经让还活着的人不断闪烁出求生的欲望。310包房结构特殊，西墙一侧靠近铁管吧椅的地方有个小凹角，下面有个不大的空档。其中那个壮硕的二愣之所以得到“桦甸大地赖子”的绰号，是因为他确实有许多过人之处。当来者霰弹枪对着老董突然爆响的千钧一发之际，他闪电般作出反应，蓦地低头，钻进桌底，右手嗖地拔枪在手，抱着脑袋滚离桌底，滚到墙角柜边，举枪还击。“砰！”只比来者慢了半秒，但杀手比他还恶，见有人还击，估计刚才打错了人——被打死的那个人不是他们要杀的人！这更激起了他们的杀性，他们双手举着枪，又将重点打击对象对准了藏在桌底开枪还击的人！又一颗霰弹枪子弹几乎擦着二愣的脑袋穿墙而过，火星迸溅，发出金属撞击时那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巨响，墙体装饰残骸溅起的火花洒在二愣的脸上。

一闪过他横过五·四式手枪，“叭！叭！叭！”喷出一个连发，刹时打熄了好几盏顶灯，同时大吼一声：

“大哥！”

二愣疯了。他想纵然杀手从天而降，只要灯灭躲开锋芒，仍有一线生机。